

尼采選集

Thus Spoke Zarathustra

by

F. W. Nietzsche



查拉圖斯如是說

尼采原著 · 高寒譯

文通書局印行

Cheng Jiahe's Biography

Cheng Jiahe's Biography



說是如拉圖斯拉查

傅國 編 著 傅國 編 著

世界文學名著
尼采選集
查拉圖如是說

尼采原著
高寒譯

Thus Spoke Zorathusrd

by

F. W. Neitzeche

文通書局印行

一九四九年七月購于上海

中華民國三十八年七月上海第一版

世界文學名著 查拉斯圖拉如是說 一冊

Thus Spoke Zarathustra

定價 叁元五角

(印刷地點外酌加運費)

原著者 F. W. Nietzsche

譯述者 高 寒

發行人 華 問 渠

印刷所 文通書局印刷廠

重慶 成都 貴陽 昆明

發行所 文通書局

廣州 上海 長沙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譯者題記

如同在宗教上，釋迦與基督之不同，尼采在哲學和藝術上也是與叔本華、波特萊爾極端相反而發揮了他的凌越千古的哲理和熱情。他以爲悔恨報仇，自怯懦而生，釋迦却征服了這，以德報怨，種善因緣，所以他稱佛教爲『衛生的哲學』，要使它和哀憐可鄙如基督教者有所區別。此外，他以波特萊爾爲頹廢派的典型。謂退化的本性，以非人的欲望對生命復仇，而否定了生命，遂產生了叔本華的哲學。於是以古代希臘的德門尼西斯及波斯的查拉斯圖拉來寄託了他的原始健壯的音樂和詩情，來建築了照耀於未來的超人的哲理。

超人是甚麼呢？我想先引一般尼采討論悲劇的文字，來作個解說：

『肯定了生命，甚至於肯定了生命的最新奇，最困難的問題：求生的意志，歡喜於它自己的最高形態之無盡的犧牲。——這便是我所謂的德阿尼西斯的，這便是我以為達到悲劇詩人之心理的橋梁。不顧自己的恐怖與悲慘，不以猛烈的斷行肅清了自

己的危險情緒，甯是超乎恐怖和悲慘之上，永久歡喜於生成和毀滅。……在這意味中，我有這理由將我自己當作一個悲劇的哲學家，——即悲觀主義哲學家之極端對立者和反對者。

『生命之肯定的新黨人，兩肩擔當了一切最偉大的工作，重新提高了人類，也嚴厲地毀滅了頹廢派和寫生的一切，在大地上再建立起豐盈之生命，重興起了德阿尼西斯的境域。』

『所以我預想着一個悲劇的新世紀：肯定生命之最高的藝術和悲劇；將重新再生；即使感到在他之後就要有至艱難而不可避免的戰爭來到，亦不致因而感到痛苦。……』

(Eece Homo, C. P. Fadian 譯本六七至六八頁)。

所以懂得了在生成和毀滅的時代，敢於面對着人類當前的命運，敢於咬下了永久循環之『蛇頭』的這現實的悲劇的主角，大約可以懂得了尼采，懂得了超人了罷？——不，懂得達到最遙遠的超人時代的橋梁！

超人的根本概念，自然是說在查拉斯圖拉如是說這本巨著裏。這東西，雖在尼采生時，即背負着許多人所謂的批評，尼采稱之為純粹的誤解。因為『我的嘴並不適於現代人的耳朵』。『要理解我們，我們的同時代的人，必須先有兩百年心理學和藝術的訓練』。

！』所以在這裏，不必再引證許多人對於尼采的意見，由最早的H.V.斯太因博士，以至於現代的思想界或學術界的權威，如英國的羅素和美國的威爾都蘭。更不要說最近所流行的求權力者的謬種，與虛脫的神經病狂者和野獸主義者的利用，與淺見者的誤解和誣蔑。獨特的詩歌，常是唱給自己聽的，我還是來引一段尼采對於查拉斯圖拉的自白：

『在我的著作中，查拉斯圖拉佔一個特殊的地位。我以這著作，給人類以空前偉大的贈禮。這本書，聲音響徹了千古，不單是世界上最高邁的書，山岳空氣的最真實的書，——萬象，人類，遙遠地在它之下，——亦且是最深沉的書，從真理之最深的蘊蓄中產生；這是一種永不涸竭的泉水，沒有吊桶放下去不能滿汲着黃金和珠寶上來！』

『這著作是無對的。……這裏我的德阿尼西斯的思想，成為最高的行為；以他為標準，則一切人類的行為，都好像是狹隘而可憐。在這種狂熱和飛騰之恐怖的大氣中，哥德或莎氏比亞也將窒息；比之於查拉斯圖拉，但丁僅不過是一個皈依者，並不是最初創造真理的人，——不是一種世界的支配精神，不是一種命運；吠陀詩人亦僅是僧侶，甚至於不配為查拉斯圖拉脫鞋。……他所升降的雲梯，沒有邊際；他比任何人已經看見更遠，意願更遠，並去得更遠。他在每一個字之中，在一切精

神之最肯定之說教中，反對了自己。是在他心中，一切的矛盾都溶融爲一種新的統一。人類本質中最高和最低的力，最甘美的、最輕盈的、最恐怖、都以一種永恆的確然，從一個源頭奔流。……』（見同上八及一〇四頁以下）。

尼采也曾經說過『人如不自願蒙閉其智慧，則對於發自查拉斯圖拉之歌，——鷹鵬之歌，——必須給與適當的注意。』所以讀者選擇書本，書本也選擇讀者，這讓有耳朵的人去聽着去罷。

我是捫着鐵的嚴肅，在死的戰慄，也是在死的大甯靜中，譯下了這東西。所根據的最初是 T. Common 氏的英譯本，後來發見了 A. Tille 和 H. Boznoiu 的譯本，長處太多了，又對照着全部校改了一遍。——自然，錯訛之處，或仍所難免。

與此同時譯完的，還有尼采的自傳：看哪，這人，及悲劇之產生和超萬惡之外的一部分。都擱置了這多年，隨着我和幾個友人，流轉了許多地方。但現在，查拉斯圖拉總算是有機會出版了，這令我有着將被折斷了的一隻鋼箭，終於又投射出來了那樣的歡喜。——所以，在這鋼箭的箭端，也還願意綁繫着投射給這時代的一封短短的消息：

哦，我的兄弟們啊！頭胎兒子永遠是被犧牲的。現在我們便是頭胎兒子！我們

都在不可視見的聖壇上流血；我們都被燒烤去祭奠古代的偶像。

.....

自己不當在對於快樂沒有貢獻的地方願望着享樂！自己不當願望着享樂！

因此尋求享樂和無垢是極可恥的事。兩者都不願被尋求。自己當有着它們——
但自己甯肯尋求罪惡和痛苦！

.....

哦，我的兄弟們啊！你們的高貴不當向後流盼，乃是向前凝視！你們當是從一切父母之邦和祖先之國土被放逐！

你們當愛着你們的孩子們的國土：——在最遙遠的海上沒被探險過的國土！讓這種愛是你們的新的貴罷！我吩咐你們向着那裏揚帆前進！（Thun Spoke Zora chustra Tr. T. Common, P 206—210）

高寒，一九三一年五月。

序言

一

當查拉斯圖拉三十歲的時候，他離開他的家和他所住的湖邊，到山裏去。在那裏，他自得和孤獨，十年不倦。但最後他的心情變了，——一早晨，他與紫色的曙光，一同醒來，他走到太陽的面前向着它說：

你偉大的明星喇！假使你沒有你所照耀的那些人們，你的幸福是什麼呢！

十年之久，你到這裏，我的洞府裏，假使不是因為有我，我的鷹和我的蛇，你將倦怠於你的光明和途程了罷。

但是，我們每晨期待着你，從你取得了你所充溢的，因此也祝福你。

看哪！我倦怠於我的智慧，如同蜜蜂之採集了太多的蜜！我需要伸出來取它的手。

我歡喜贈與和分送，直到智者以愚昧而快樂，貧人以豐富而幸福。

因此我必須下降到深處：如同你每晚所作的，當你走下海去，將你的光給與下面世

界；你最豐裕的明星喇！

像你一樣我必須下去，如同人們說的，對於他們我將下降。

祝福我，你甯靜的眼，那甚至於能睇視最偉大的幸福而不嫉妬。

祝福那滿溢了的杯，從它可以流出金液，帶着你的福祉所反映的光耀，到各地去。

看哪！這杯又將乾涸了它自己，查拉斯圖拉又將是一個人了。如是開始了查拉斯圖拉的去。

二、

查拉斯圖拉獨自一人下了山，沒有遇見一個人，但是，當他進到森林，一個離開了他的修道的茅庵，來尋覓樹根的老人，突然地站立在他的面前。

這老人向查拉斯圖拉如是說：

這遊行者於我並不是生人，許多年前，他曾經走過。他叫做查拉斯圖拉；但是他已經變了。

你曾經帶着你的灰燼到山裏；你現在帶着你的人到峽谷裏去？你不怕放火者的罪罰

麼？

是呀，我認識你，你是查拉斯圖拉。他的眼光淨朗，他的嘴角沒有隱藏着嫌惡，他不是走着他的路，如同一個跳舞者麼？

查拉斯圖拉已經變了！查拉斯圖拉已變得像一個孩子；查拉斯圖拉是一個覺醒的人。你想在昏睡者之中做甚麼呢？

你曾經生活在你的岑寂裏如同在大海裏，岑寂支持了你。唉，你現在要上岸了麼？唉，你自己又要拖曳着你的身體的重負了麼？

查拉斯圖拉答說：『我愛人類』。

『不就是爲這原故麼』，這聖人說，『我走到了森林和沙漠？那不是因爲我愛人類太過度了麼？』

『現在我愛上帝：人類，我不愛。人對於我，是一種太缺陷的東西。對於人類的愛，當毀敗了我。』

查拉斯圖拉答說：『我如何說着愛呀！我攜帶禮物贈與人們』。

『甚麼也別給他們』，這聖人說。『平分了他們的重載，並背着它，隨着他們走，他們最贊成：是否也僅那纔使你贊成麼！』

『但是，假使你想給與他們，除了安慰而外甚麼也別給與，並且讓他們對於那也要求乞！』

『否』，查拉斯圖拉回答，『我不給與安慰，對於安慰我還不夠貧乏。』

這聖人對查拉斯圖拉大笑，並如是說『但看他們受納了你的財寶罷！他們懷疑着隱遁的人們，並不相信我們帶着禮物來。在他們聽來，我們走在街上的足音太過淒寂。甚至於如在夜間，他們睡在床上，聽着日出之前外面的一個人，他們問着：這賊到甚麼地方去？』

『別向人們去，祇留在森林中；甯肯走向禽獸去！爲甚麼不像我一樣，——爲羣熊中之一熊，衆鳥中之一鳥呢？』

『但聖人在森林裏面作甚麼呢？』查拉斯圖拉問。

這聖人回答：『我製作聖詩，並且歌唱；當製作聖詩時，我大笑、和哭泣、和呢喃！如是我禮讚上帝。』

『以歌唱，哭泣，大笑和呢喃，我禮讚了上帝，我的上帝。你帶給我們的禮物是甚麼呢？』

查拉斯圖拉聽了這些話，他向這聖人鞠躬，並說：『我能給你甚麼呢！讓我快些離

開罷，恐怕我要帶去了你的甚麼！」——如是他們分開了，這老人和查拉斯圖拉，笑着，如同兩個兒童。

但當查拉斯圖拉獨自一人的時候，他心裏說：『那真是可能的麼！這森林中的老聖人還沒有聽說過，上帝死了！』

三、

當查拉斯圖拉達到了與森林最鄰近的市鎮，他看見許多人聚攏來在市場裏；據說他們要看一個踏繩者。查拉斯圖拉對人們如是說：

『我教你們以超人。人是要被超越的一種東西。你們將怎樣超越人？』

『自來的一切生物都創造某種東西超越了自己：你們將作大潮的浪花，還是甯退爲動物，不爲超人呢？』

猿猴對於人是什麼？一種可笑或一種羞恥之物。人對於超人也是如此：一種可笑，或一種羞恥之物。你們曾經由蠕虫到人，但在你們心中大都仍是蠕虫。從前你們是猿猴，但現在人類比任何猿猴，更是一種猿猴。

即使你們中的最智慧者，也僅是植物和鬼物的不調和種和變種。但是我告訴你們變

作鬼物或植物麼？

看哪！我教你們以超人！

超人是大地之意義。讓你們的意志說，超人當是大地的意義！

兄弟們啊，我向你們發誓，忠實於大地，別相信那些同你們述說着出世的希望的人們。他們是毒害者，無論他們是有心或無心。

他們是人生之輕慢者，是自己毀壞和自己毒害的人們，大地倦怠於他們，所以滾他們的！

從前對於上帝褻瀆是最大的褻瀆；但是上帝已死，因此也死了那些瀆神的人們。現在褻瀆地和思量更高於地的意義的未知之物是最可恐怖的罪過。

從前靈魂侮蔑着肉體，在這些日子，這種侮蔑是最高的理想：——靈魂願肉體孱弱，醜陋和衰憊；以此靈魂想逃脫了肉體和大地。

哦，那種靈魂的本身纔是孱弱，醜陋和衰憊；那種靈魂在醜陋中感到歡喜！

但是，兄弟們啊，也告訴我！關於你們的靈魂，你們的肉體怎麼說呢？你們的靈魂不是充滿了窮乏和不淨和可鄙的滿足麼？

真的，人是一條污穢的泉水 自己必須是受納了污穢而不會不淨的海洋。

看哪，我教你們以超人：他是那海洋，你們的大悔蔑會在其中沉沒。

你們能經驗的大事情是甚麼呢？那是大悔蔑的時刻。這時甚至於你們的幸福都成為可憎惡，也一樣，你們的理智和道德。

這時你們說：我的幸福有甚麼價值！那是窮乏和不淨和可鄙的滿足。但我的幸福將辯正了生存之自身。』

這時你們說：我的理智有甚麼價值，它渴望着知識如獅子之對於食物一樣麼？那不過是窮乏和不淨和可鄙的滿足！

這時你們說：我的道德有甚麼價值！它不使我激怒。我如何地倦怠於我的善和我的惡了喲！那一切都不過是窮乏和不淨和可鄙的滿足！

這時你們說：『我的正直有甚麼價值！我不感覺到那是火燄和燃料！』但正直的人便是火燄和燃料。

這時你們說：我的慈悲有甚麼價值！慈悲不是那在它上面釘死了愛人類者的十字架麼？但我的慈悲不是十字架！

你們會如是說了麼？你們如是叫聲了麼？喏！我但願聽你們如此叫聲！

那不是你們的罪過——那是你們的滿足向天叫聲！甚至於你們在罪過中的貪吝向天

叫啞！

何處是用舌頭舐食了你們的電火？何處是你們將被割治了的瘋狂？

看哪，我教你們以超人！他便是這種電火，他便是這種瘋狂！

當查拉斯圖拉如是說，一個人叫起來，『我們聽夠了這個踏繩者的說話：現在讓我們看他罷！』所有的人都對着查拉斯圖拉發笑。但那踏繩者以爲是招呼他了，於是他開始了他的表演。

四

但查拉斯圖拉看着這些人很驚奇。於是他如是說：

人是伸展在動物與超人之間的一根繩子，——橫過深淵的一根繩子。

渡過是危險的，在路上是危險的，回顧是危險的，在中途戰慄和躊躇是危險的。

人之所以偉大乃是他是一個橋樑，而不是一個目標。

人之所以可愛乃是是一種過度和一種毀滅。

我愛那些除了做一個下去者不知道怎樣生活着的人們，因爲他們是向上者

我愛澈底的蔑視者，因爲他們是澈底的欣慕者，他們是渴望達到彼岸的箭

我愛那些人們，不在星球之外追求一個捐軀，犧牲的理由，祇爲大地而犧牲，使大

地成爲超人的地。